

中国第一部社会预言恐怖惊险小说

危机在 2009年发生

weijizai2009nianfasheng

蓝玛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危机在 2009 年发生

蓝 玛/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机在 2009 年发生/蓝玛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80647-308-4

I. 危... II. 马...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3294 号

书 名:危机在 2009 年发生
作 者:蓝玛
出 版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江铃印务总汇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17.80
字 数:431 千字
版 次:2001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 价:29.8 元

ISBN 7-80647-308-4/I·213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2009年,那个并不美好的秋天

1. 太空,“拓荒者3代”回归地球 1
2. 山姆大叔的“铁胃” 8
3. 纽约的三个中国人 28
4. “龙之地” 41

第二章:游荡在太平洋上空的法西斯幽灵

1. 东京,武田信介的竞选口号 54
2. “蓝色天神”——新军国主义的怪胎 63
3. 红灯急闪的中国 72
4. 纽约“9号” 81

第三章:东方大海啸

1. 海妖铺天而来 101
2. 上海危在旦夕 108
3. 永别了! 大阪 122
4. “大洋丸”的覆没 135

第四章：并非编织的神话

1. 会谈提前结束	144
2. 秋子——一个神秘的女人	158
3. 草原上的较量	166
4. 龙太郎的地下迷宫	177
5. 法西斯细菌与俄罗斯海军上将	184

第五章：21 世纪“新生代”

1. 大上海劫后余生	195
2. 不平静之夜	205
3. “蓝鲨 1 号”启航	215
4. 恐怖的地下核交易	225

第六章：“末日阴云”笼罩全球

1. 电波、电波、电波	239
2. 环境厅长官的谎言	247
3.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259
4. 银灰色的“伏尔加”	274

第七章：走向寒冬

1. 记忆中的盲点	288
2. 日本不会沉没	301
4. 潜意识中的魔影	311
5. 伊瑟莱少校的述说	323

第八章：阴影下的地平线

1. 那无心的一瞥	337
-----------------	-----

2. 慕容秋的秘密使命	346
3. 联合行动及其他	362
4. 魔鬼,在暗中觊觎	374

第九章:佛国的不速之客

1. 久远,但没有忘记	386
2. 北京,东京	398
3. 雪域顶上的明珠	411
4. “拉甲罗”的古堡	427

第十章:人类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 核弹专家的失踪	440
2. 永载史册的 779 号决议	453
3. 风雪死亡谷	465
4. 原子弹,如箭在弦	480

第十一章:世纪之殇

1. 圣诞节,那轮破碎的太阳	493
2. 两个孤独的灵魂	503
3. 帝国梦的诞生	517
4. 丧钟谁来敲响	529
5. 这里没有尾声	545

后记	550
----------	-----

第一章

2009年,那个并不美好的秋天

1. 太空,“拓荒者3代”回归地球

此刻是2009年10月6日,纽约时间凌晨4点零3分。

美国“拓荒者3代”航天飞机经历了40余天的太空考察,准时地飞回了预定空间轨道。仪表显示,这里距地球赤道高度为1700公里。

飞机进入常速。

舷窗外,是无际的深蓝色空间,那种蓝,是地球上的人们绝难看到的:柔和、纯净,而且充满神秘。若非失重感仍在作祟,你甚至会以为自己在海洋深处漫游。当然,这里没有深海鱼类,没有白色或红色的珊瑚礁,没有海藻以及浮动的水生植物——这里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的空间,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索然无味的。所以,这样的太空之旅,又必须以常人无法比拟的意志忍受常人无法想像的寂寞与孤独。

麦克习惯性地搥动了激光盘的键。他没搭理机长施奈德。因为这个42岁的西部佬缺少最起码的生活情趣,似乎除了星际飞行,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引不起他的丝毫兴趣。

一块银白色的物体从窗外飞掠而去,麦克没看清它的形状。由于缺少参照物,你很难说出它究竟距离航天飞机密封舱有多远。

是的，绝不是夸张，在这浩瀚无边的太空里，纽扣般大小的一片东西，会出现两种让地球上的人们不可思议的可能：它或许真如纽扣般大小，反之，比地球大几十万倍也说不定。听上去这像是无稽之谈，但确实如此。只有在太空，你才能真切地体会到参照物对于人们的视觉是多么地重要。还有，此刻所谓的距离，绝不是你站在田纳西州广袤的大平原上，遥望远方一只麋鹿的距离。

这里是太空！

“马上关掉音乐，该死的！”施奈德压低嗓音咆哮道，“你应该明白现在是什么时候！”

那毫无表情的声音震荡着麦克的耳膜，仿佛来自遥远的木星。他冷冷地关掉了正在工作的激光盘，《星条旗永不落》的旋律戛然而止。他看不见施奈德的脸，只能透过宇宙服沉重的头盔上那层高密度透明体，看到对方的半个鼻子。不知为什么，一看见这个鼻子，麦克就会联想到神话中那个骑着扫帚满天飞的丑陋女巫。时至今日，对那个曾使祖父那代人为之着迷的老巫婆，已经没有人再会产生兴趣了，那把魔力无边的扫帚最好被请进博物馆——假如真有那把扫帚的话。

麦克很烦，真的很烦。

如果这里不是太空，而是其他的什么地方，他肯定会毫不留情地朝对方那鹰隼似的鼻子上狠狠地揍上一拳——他绝对干得出来！

麦克确实快受不了啦！那惟一可以排遣寂寞的激光盘已经快听了一万遍了。要不是这个该死的“女巫”时时阻挠，他会再听一万遍。总之，麦克以为自己的承受能力已经快接近极限了。

40多天的星际飞行，完全把他登上密封舱时的激动与新奇扫除得一干二净。现在他只想回家，恨不得立刻见到他的苏珊——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扯淡！麦克发现，假如你想惩罚自己的仇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送入“拓荒者3代”航天器，让他到太空里去

转悠一圈儿。是的，在太空里，你会觉得一头最丑陋的老母猪都是那么亲切。凡有过升空经历的人，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脚踩在地面上”那种感觉是多么令人神往。可是，当初居然会有那么多人为了争夺一次上天的机会而变成了乌眼鸡，简直活见鬼！

此一时彼一时呀！

在当时，那样的机会仅占应征人数的十万分之一。一遍又一遍地测试和遴选，将哪怕头发丝般的差距找出来，而后无情地淘汰。于是，麦克便有幸成了这十万分之一。

“听着，小子！”第一次在训练基地进行体能和心理训练时，施奈德就一本正经地警告过他，“你不要以为这是什么美差，这和去巴黎或夏威夷旅行完全是两码事。记住我的话，等你进行过‘剥夺’训练，恐怕就会把你那条自命不凡的尾巴夹起来了。现在我只能说：‘祝你成功。’”

不错，从第一次见面，施奈德就给他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他像讨厌那女巫式的鼻子一样讨厌他的口气，讨厌其西部人那特有的目空一切。他承认，在若干年前，施奈德还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他确曾倒立在电视机屏幕前为这个大个子纵情欢呼，欢呼他那成功的星际旅行，欢呼他为美国的“太空移民计划”所做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只不过，他当时怎么也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竟会成为新一轮的宇宙征服者。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麦克夹着“自命不凡的尾巴”进行了炼狱般的“剥夺”训练。现在再让他回忆那个经历会使人发疯。他只能告诉你一个事实，同时受试的19人中，熬到头的只有4人。其余15位先后在第3天、第5天、第8天和第9天自认失败而退出了试验，并发誓永不再来。麦克是4个成功者中的一个。

“剥夺”试验室是一排与其他房子并无二致的建筑。室内安排得异常舒适，光线、温度、流动的自然气息令人赏心悦目。有一张

宽大柔软的帆布床，床头一侧安有警报器。受试者可以随时按动电钮要求停止试验，绝不勉强。这里惟一不同的是，四周的墙壁是由精确测试后依据全方位隔音构造原理组合的六面体。19个人分别进入这些房间，按指令戴上护目镜，穿上膨松服，阻隔了人的视察和触觉。如此便将人类的各种本能感觉“剥夺”了。除去进餐和排泄外，每个人都必须乖乖地躺在床上。试验要求期限为10天。

总之，就这么简单。

可是，10天后，当麦克和另外三个好汉被抬出试验室时，他得知包括他在内的19个人，脑电波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紊乱现象，严重者甚至无法做到像正常人那样视听和触摸。超越极限的寂寞使许多人出现了幻觉，智力指标明显下降。有6人被送进康复医院。

施奈德对他的表现没有流露出任何嘉许，只是按动录音键盘，放出一串凄厉的嚎叫，那声音听上去像一头荒野上受伤的老狼。

“这是谁？”麦克大感不解。

“是你！小子，是你的哀叫。”

“我？见鬼……”麦克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这个事实。

施奈德并不解释什么，只是伸出那有力的大手狠狠地捏了捏他的膀子：“用不着不好意思，我第一次受试比你叫得还难听。”

“这是真的？可我，怎么说呢……我不记得我曾经叫过。”

“你不但叫过，而且还像疯子似地撕扯过，要不要看看你的录像？”

那录像叫麦克毕生难忘。

“记住！”施奈德说，“你才经历了10天！接下来咱们要有40多天与世隔绝，而且是在外层空间。明白我的意思么？”

麦克不敢说当时自己是否明白了什么。10天的“剥夺”试验对他来说尽管痛苦，可进入太空的梦想最终得以实现，这比什么都更具吸引力。换句话说，他并不认为那即将到来的40多天星际旅行

会有多么可怕。

现在他服了，彻底服了！

过去的这40多天，完全不能用“可怕”二字来形容。当最初的新奇感消失后，人的心理便开始了漫长的寂寞旅途。那是一种近乎于绝望的感觉，就像一粒飘浮在太空里的微尘，丝毫没有了归属感。这么说一点也不过分，人在宇宙中的分量其实还赶不上一粒尘灰。他那颗自认为很坚强的心，仿佛变成了水面上的一层薄薄的冰花，稍一触碰就会粉碎。相比之下，一向使他厌恶的施奈德，却以超人的心理承受力，威严地树起一个西部汉子的形象。那西部佬似乎不是在操纵一架业已脱离人类栖息地的航天器，倒好像开着他那辆新一代“大黄蜂”在穿越旧金山大桥。

到底是老手！麦克想。

他甚至相信，自己下一次升空肯定要比这一次强得多！可是上帝，但愿不要再有下一次了！见鬼去吧——“太空移民计划！”这次太空考察，具体目的只有后舱中的科学家们最清楚。一般地说无非是进一步获取相应数据，为建立太空基地集团性登月或征服火星做先期准备。其间与俄国人的太空站实现了第九次对接。从总体上看，俄国人的宇宙战略明显地不行了。

不过，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

通过这次太空之旅，麦克倒越发固执地认为，只有下方那颗小小地球，才是人类最好的生存空间。白宫里的那些人一定疯了，何必非要把星条旗插到太空里去不可？

“注意监测仪表指数！”施奈德的声音又传过来，“很快就要进入电离层了。”

不错，仪表盘上的指示数字正在从容不迫地缩小。

透过舷窗，可以看见深蓝色的空间有气流的旋涡在飞逝，这不是错觉。也就是说，航天飞机将于10月6日下午2点30分，准确地在佛罗里达州东海岸的卡纳维拉尔角着陆，从而完成这次太空

考察。

麦克的眼角有些湿湿的东西沁出来。他想去按动激光盘的键钮，最终还是克制住了。“星条旗”不再是某种旋律所代表的那个象征，而变成了一片实实在在的国土。

哦，美利坚！

舷窗外又掠过一块银白色的物体。

施奈德低声骂了句什么。他没听清。麦克发觉，施奈德的情绪仿佛很紧张，与其在星际间飞行时的表情判若两人。这倒真的令人费解。

“喂！”他望了对方一眼，“你好像很害怕，每一次都这样么？”

施奈德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浩渺的太空，好一会儿才应道：“是的，麦克，咱们随时都可能粉身碎骨！”

麦克的心顿时抽紧了。这样的话从施奈德的嘴里说出来，带着一股冷森森的味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头儿？”

施奈德的声音是毫无表情的：“听着，小子！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该死的太空垃圾！哪怕撞上拳头大的一块，你就永远回不了家了！”

麦克顿时感到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太空垃圾！他当然知道。不过，那仅仅是理论上的知道。可现在，它已经不是理论了。那些垃圾和他们的“拓荒者3代”一样，漫无目的，自由自在地在空间轨道上横冲直撞。只要其中的一块不幸和他们亲吻，倒霉的“拓荒者3代”及其密封舱里的5条人命，就会在十分之一秒以内被彻底击碎，变成新垃圾，永远地运行在固定的轨道上，东一条胳膊，西一条大腿。

据宇航局透露的数字表明，此刻，大约有近3万吨人造残骸在各种高度的轨道上运行着。大的如车轮，小的接近一片阿斯匹林。其中可被地面雷达观测到的就有20多万块。它们大多来自报废的人造卫星和助推器，并且基本保持着原先的运行方向。10年前就

有人提出,为了减少这些太空垃圾的数量,是否可以设法将已报废的这些残骸,转移到危险区域以外的“重力轨道”。还有人设想在轨道上放置“垃圾清洁器”。但这种观点立刻遭到了反对,理由是“清洁器”根本无法辨别哪些是真正的垃圾,哪些是还在继续工作的飞行器。

哦!又是一块!

“施奈德……”麦克变了腔调。

施奈德的口吻变得很宿命:“没办法,小子。人类是一群专门制造各种垃圾的动物,他们不但把地球弄得千疮百孔,而且连太空也不放过。现在我们只有依靠上帝啦。”他指指脚下:“看看吧,麦克,那就是咱们的地球。”

是的,麦克看得很清楚。那颗在他印象里一片蔚蓝的星球,此刻正像一团乳黄色的迷雾般在脚下转动着,混沌得难以分辨。随着距离的拉近,地球在一寸寸变大。可即便如此,你仍然什么也看不清。或许,那稍微有些泛蓝的地方就是太平洋吧?见鬼!太平洋应该是清晰的,这怎么可能!

“你看,麦克,这就是白宫为什么要开展‘太空移民计划’的全部目的。这颗地球已经快不行了。”施奈德的声音里充满了忧郁,“3年前我进入这个高度时,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中国的长城。现在呢,一切都变成了历史。万里长城不见了,金字塔也不见了,甚至……怎么说呢?好像连日本列岛也不见了,日本人的防污染可是世界一流的!”

“日本早该完了!”麦克悻悻地骂了一句。和所有美国人一样,他也对日本人近年来的经济扩张充满了憎恶。

施奈德不像麦克那么容易冲动,中年人的冷静使他想得更远些:“听着!日本完了,这个世界就走到末日了。”

随即,他将飞机斜侧过一些,开始下降。地球的轮廓渐渐看得清了。

就在这时，忽听麦克兴奋地叫了一声：“快看！施奈德，那是什么？”

可是晚了，飞机的速度不允许施奈德看清任何东西。他死死地注视着仪表上的红点，把飞机滑向准备阶段的最后一个高度。

“你看见了什么？”待飞平稳后，他问。

“好像是一颗蓝宝石。”

施奈德异乎寻常地咧了咧嘴：“你好像真的疯了。”

“不！我真的看见了，它就在地球上！”

2. 山姆大叔的“铁胃”

对于“拓荒者3代”航天飞行器的准时回归，美国社会表现得相对冷漠，甚至还赶不上一场二流球队的高尔夫球比赛。一次又一次地升空，一次又一次地回归，早使当今的美国人失去了早先那种激动与狂热。尤其是新生的这代人，仿佛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包括他们自己在内。“昨天”是什么？他们不知道。明天怎么样？他们很少想。对于他们来说，只需要尽情地享受“今天”就行了。

隆重的欢迎仪式被取消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已由这次成功回归转移到连日来狂跌的“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平均价格显示，截止到昨天收盘，在短短的3天里，这个指数迅速下跌了64.82个百分点，接近历史最低值。看来美国的金融市场也和其他领域一样，岌岌可危。

前来航天基地迎接的最高官员，是总统的特别助理保罗·克拉克。至于那些宇航局的家伙们，施奈德以为，与其说他们是来迎接，倒不如说是来例行某种公事。对此，他并不感到惊讶或者不满。难道不是吗？接二连三地太空考察，连他自己都厌烦了，人们早已对此司空见惯。他们此刻更关心的是纳税人对国家所尽的公

民义务，大把大把地将钱花在不着边际的“太空移民计划”上是不是有意义。所谓的“太空城”，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只不过是名副其实的空中楼阁。

“用不着这样，年轻人。”施奈德朝麦克挤挤眼。他看得出，头一次回归就遭此冷遇，使小伙子十分失望，“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什么英雄。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我只不过是给人家真正的研究人员开‘车’的车夫而已，就是这么回事。”

“车夫。”麦克被这句话逗笑了。而且，他已经远远地看见了自己那小巧玲珑的女友。

“苏珊！”

苏珊从记者群中窜出来，超过保罗·克拉克，像一头小牦鹿似地冲进了停机坪。她欢快地叫着，迅速地吻了吻施奈德，而后投进麦克的怀抱。

施奈德无声地叹了口气，向保罗伸出手去。

“了不起，施奈德！”保罗使劲攥着他那只手，用官僚们所特有的那种口吻说，“欢迎仪式的事我会向你解释的。咱们现在惟一要做的，是立刻飞往白宫，总统先生要在草坪前发表讲话并且与诸位共进晚餐。”

“谢谢！”施奈德应付了一声。他早已对这一套做给世界看的戏失去了兴趣。美国人就是这样，哪怕口袋里还有一块金币，就忘不了他那“王中王”的角色。施奈德现在最渴望的是休息。回西部呆上两三个星期，在父亲的农场里帮他摘一摘葡萄。哦，或许还赶得上。他是个单身汉，没有麦克那么多生活内容，好在早已习惯了。

记者们拥了上来，施奈德冲着一个大喇叭口似的镜头吐了吐舌头，然后晃着宽大的肩膀朝着出口走去。他认得的许多记者都没来，相反，那些面无表情的日本人却随处可见。这些东洋人，连提问都缺少起码的幽默感。有人说汉堡包使东洋人长高了，其实

根本没有这么回事。那些家伙，每个人手里都拎着个移动式电视机。可以想像，在几个小时之内，“拓荒者3代”准确回归的新闻就会出现在东京的各大报纸上。比美国还快！

他停下步子，缓缓地回过头去。人们以为他要说什么，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冲着那孤零零停在跑道上的“拓荒者”叹了口气，抬手在耳边行了个礼，便快步离去了。

“拓荒？到哪儿去拓荒？太空么？”

“施奈德好像流泪了！”

一个“朝日新闻”社的记者迅速地在字盘上敲出一行字母。

白宫草坪前的欢迎仪式是简短而热烈的，总统先生的语调仍然是那么风趣和激昂。同步卫星把他的欢迎词撒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柏林、华沙、东京、莫斯科、北京，以及特拉维夫和开罗……

“……有人认为，美国人的‘太空移民计划’是一套缺少实际价值的把戏，认为我们几十年来的不懈努力以及几十万亿美元的实验费用，只不过是在一棵无根的枯树上建构一座毫无意义的‘鸟巢’。遗憾的是，我想反问一句，这几十万亿美元的费用拿来做什么？难道用去生产原子弹么？”

一片欢呼！

总统孩子似地笑了，脖颈微微仰起来一些，这样会使他显得魁伟和潇洒，同时也让全世界知道：美国永远是自信的。

麦克和苏珊趁机接了个吻。

施奈德有些心不在焉，尽管保罗·克拉克一直关注着他，也没使他拍一下巴掌。2009年的世界，不再是上个世纪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格局，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德、英、法为首的欧洲共同体，迅速地上升到足以和美国比肩的高度；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以他们丰富的石油资源称雄世界；东太平洋岛国日本

的经济实力从总体绝对数字上已超过了美国，人均产值是真正的第一；俄国，凭借着其雄厚的工业基础业已摆脱了20年前由于解体所带来的震荡，重新复兴。当然，还有中国，这个世界人口大国正以令世人瞩目的高速发展，向世界强国的目标逼近，若非人口这个包袱过于沉重，它在国际上的地位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总之，真把世界比喻作“地球村”的话，这里没有“村长”。

有意思的是美国总习惯于炫耀。

总统待欢呼声平息下去后，继续说道：“有人说美国不行了，美国迟早要沦为第三世界，这个经济巨人如今已骨瘦如柴。真有这么可怕么？当然不是，我认为，美国这个巨人，现在正由于疲惫而坐在地上稍事喘息，于是那些矮子们就错误地认为自己突然间高大了。可是请注意，当美国人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他已经立在太空上了，他将第一个看见太阳！”

欢声雷动。

或许是因为总统先生巧妙地把话题拉回到这次成功的回归上，或许是由于他聪明地使用了“矮子”这个所指十分明确的潜台词，一下子点燃了人们那一天天在膨胀的情绪，这次欢呼开始带有强烈的意味了。什么意味，施奈德也说不清楚。他偷偷地瞟了保罗一眼，发现这个人正在发呆。而同一时刻，几个日本人的摄像镜头正齐刷刷地对着他。

聪明的日本人！他们不需要任何语言，只消把总统的志得意满和保罗·克拉克的沉默同时投在屏幕上，美国人的半个屁股就亮给全世界了。

总统用力挥了一下手，口气突然降低了些：“不错，美国的确有许多该做的事，某些人把它称之为‘危机’。但是，请诸位注意这样一个现实：它仍然在源源不断地消化着全世界的各种外来文化，其中包括所有骂过美国或者仍在骂美国的人种。遗憾的是，最终又如何呢？请允许我引用一个中国人的比喻：‘美国是什么？大杂烩，